

要已有的東西，而仍然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所以問題是，你能不能丟掉前面那個工具，而不是不應該丟掉那個工具。通常那些我們認為不能丟掉的，就是一些價值規範，但是按照工具理性的想法，這個都可以丟掉了。功能主義如果是取後面這個意思，再推到某一程度時，它就會產生虛無主義。因為那個時候，所有我們肯定的東西，原則上都是可以丟掉的。

我現在提出這三個進路(approach)，三個理論態度來說，當然解析是無窮無盡的，別人也許也可以提五個態度來講，這都沒有關係。這三個理論態度都涉及至關重要的問題(the crucial problem)，這些重要的問題(the crucial problem)都不直接和問題的解答相關，但都涉及要找尋問題的答案時的方法論上的問題。

最後我要再講幾句話，因為我們是在談文化的延續啊、斷裂啊、這些問題，我們很容易選擇某些資料、某些論點，然後就支持一個主張。但我今天不是做這些事情，我並不提出一個主張，而是提出說，你在提出一個主張時先經過一個澄清(clarification)的過程，使得我們不管談傳承、談斷裂都能有一個清楚的意義(signification)。

說到這裡我再加一句話來結束今天短短的談話。我們處理一個理論問題、做一個理論研究的時候，我們原則上是在絕對的(absolute)和模糊的(ambiguous)兩個極端之間找意義(signification)，有時我們說一些絕對的(absolute)話，而我們知道它不是真的，我們有時也說一些模糊的(ambiguous)的話，雖然它是真的，但卻是不值得說的。而我們乃是在這兩端尋找意義(signification)，至於如何尋找就靠我們有一個嚴格的、清醒的思考。這樣我們才可以建立有意義的論斷，也才可以幫助別人進行有意義的論斷。

我今天就大概地說到這個地方，我們這個會議接下來要繼續開，我相信會有很多好的論文，我就祝你們會議成功，謝謝！

海島台灣的歷史視野

曹永和

中央研究院院士

今天這個學術研討會的主題是中國文化與台灣文化：延續與斷裂，這不但是形而上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很實際問題。勞院士的專長是哲學，我是專作歷史研究，其實歷史的意義是很多元的。談到歷史，簡單來說是要有歷史意識的，用歷史的意識看待事情，把這些事情寫下來，那就是歷史，而且歷史本身是有多元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從哪裡來的，過去所發生的事情、變化種種，是引起我們想留下來寫下來的歷史動機。歷史可以分為政治史、經濟史等的分門別類，過去比較著重的是這類政治史、經濟史；但綜合是對歷史的認識。我們一般來說大致上歷史分有三個要素，一個是人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歷史的時間、人群所活動的空間等三要素。

台灣人是由多元族群所構成，人類社會本來就是非常的複雜，如民族主義、民族國家近來也是一個很困擾的事情，民族思想是對於歷史的發展影響很大，像南斯拉夫戰後到現在又分裂，那就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而人總是要有個活動的空間場所，人在一個空間的活動，放在時間軸的延伸，就是歷史記憶，這種歷史記憶是有歷史意識的。我們每個人活動的空間可大可小，看我們是從台灣看世界，或從世界反過來看台灣。我們可以從全球看台灣，也可以從東亞看台灣。

以前我一個經驗，就是在荷蘭海牙檔案館時，有各種人來查詢檔案館裡的資料。有荷蘭人也有印度人、日本人，休息的時候要去喝咖啡或喝茶，自然而然歐洲人就和他們歐洲在一起，我們台灣人、印度人、日本人也自動聚在一

起像一個 TEAM，一種亞洲的共同認識，這是一種自然的親近意識。就台灣文化來觀察，台灣現在有獨立或統一的不同看法或台灣人、中國人的認同差異，就像我們在這裡生活，分作下港人、頂港人，台北人也可分作大稻埕人，或是艋舺人，這種認同雖然有所不同，不過台灣仍是一個共同體的空間。

台灣人的形塑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我們台灣最初不是漢人的台灣，而是南島語系族群生活的地方，南島語族本身又分很多族群，後來漢人進來，荷蘭人進來，日本人也來，各種人進來，台灣這個歷史的舞台，不同的人來到台灣，都會留下他們的文化因素在這裡，這些文化元素也會持續保存。台灣文化不能完全由漢人的文化來看，而是歷史的過程不斷的有變化。漢人基本上是農業民族，而以前台灣的南島語系民族他們並不是以農業為主要生業。漢人最初是在荷蘭人或西班牙人來的時候，在村落或部落作交易買賣。到荷蘭時代，開始有農業開發，不過荷蘭時代以來，他們以大員來當作轉口貿易基地，漢人也隨著荷人的農業開發逐漸進來台灣，所以那時候的台灣已經不是一個單線發展的方向。

過去執政的國民黨政府也好，對岸的中國政府都認為台灣自古以來與大陸是不可分割的，這是個政治上的神話，我們的歷史意識是要分開神話與事實，這點非常重要，所以什麼台灣與大陸是自古以來血濃於水，是不可分割的史觀，這些都是政治的神話，都是為了要統一台灣的說詞。我們要怎樣看待歷史發生的變化，怎樣記錄過去在台灣發生的史事，這是對台灣存在的認識。我們也要知道歷史事件與歷史意識之間有落差存在。紀錄下來的歷史又因每個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也會因世界的潮流與歷史的思考而有所轉變，我們要在這種轉變中了解台灣的特殊性。

台灣最初是被荷蘭人當作貿易基地，也開始有相當規模的建設，在更早之前是海盜會來盤據的地方。荷蘭人在台灣開始進行開發，也引進中國漢人勞力。荷蘭人在大航海時代，主要是要建立一個可供經營、貿易的長久基地，倒並沒有佔領廣大土地的觀念。荷蘭人對於台灣的政策一直都是貿易的基地考量，不過要使這個基地能夠安定就必須擴張控制的區域，所以台灣變成荷蘭殖民地。但在荷蘭本國與在台灣之間的統治方針也有些許衝突對立，台灣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第一個殖民地，當時它的根據地在巴達維亞，只有建造巴達維亞城及總督府為主，沒有對於土地的全面控制。所以中國方面都認為台灣被荷蘭人侵佔，其實荷蘭人對於台灣土地並沒有野心，這是馬列主義的錯誤解釋。那時候漢人

移民人數慢慢的變多，但是相對台灣總人口還是少數。直到鄭成功趕走荷蘭人的時候，台灣才逐漸變為由漢人主導控制的社會。

鄭氏王國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課題，鄭成功曾有打著反清復明的口號，政經也曾反攻大陸，與蔣介石在台灣所喊的口號反攻大陸相同，鄭成功一直沒有辦法反攻大陸，它的勢力自從攻打南京失敗之後，一直不斷地萎縮，甚至連廈門也站不住腳，才決定跑來台灣，算是流亡到台灣才重新建立起它的王國力量。等到在台灣立定基礎以後，下一個的目標則是菲律賓，所以鄭成功的構想不是要反攻大陸，而是要以台灣為中心，建立起鄭氏海洋王國的規模。可是鄭成功死掉後鄭氏王國的大方向政策又改變。所以鄭成功的反清復明是創造的口號，政治口號所帶來的政治神話與歷史事實，我們應該要加以分別。

台灣的歷史也是一樣，面向相當的多樣，譬如現在施琅在中國被當作民族英雄，位階比鄭成功更高，因為他是統一台灣的英雄，當然比鄭成功更偉大。不過我們也要分別其所代表的歷史意識與事實的差別，施琅攻打台灣首先是關於個人與鄭成功的個人恩怨與家仇，這是一個基本的前提。另外一個攻打台灣的理由是想要效法鄭家將台灣當作其海外貿易的資產。例如當時鄭家投降後，北京當局認為台灣這是一個不屬於中國的土地，原本要放棄這塊土地，只要不再成為抗清的基地就好，所以將鄭氏政權在台灣舊部屬及原有武力遣返回大陸安插原籍。施琅認為這個時機不要隨便開放，他還是有他的私心希望能夠將台灣當作如鄭芝龍時期一樣當作個人資產來進行擴張。以前我有一些文章內容敘述這段經過，今天在此就不要討論。

康熙皇帝將台灣歸納入清朝並且開放沿海海禁，開海禁的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要打破施琅獨佔的野心，讓大家都可以出海經營台灣，並且不要讓台灣成為抗清的基地。所以清朝開始時的統治政策是不讓人隨便到台灣來，到台灣來之後也不能超越漢人所開發的地方，不可以越界。以致台灣後來變為擁有政府執照來台的人少，而福建廣東等地在原鄉沒有土地沒有執照的偷渡者多，所以台灣的農業開發倚賴政府的較少，大多數皆是由私人力量進行開墾，民間開發土地拓展到那裡，政府的力量才隨後而至，設立政府機構及組織，官方的措施及組織都是走在民間的後頭。台灣的開發是以偷渡來的為主，當然之間有渡台法令的放鬆與嚴格之間的差別。這種限制渡台的命令，一直到清光緒年間，也就是日本牡丹社事件後才開放漢人來台不再受限制。所在清朝政府統治之下，

台灣的開發並非由政府力量來開拓的，而是由偷渡來台變成台灣人的民間力量進行開拓的，這是我們要了解。剛剛偷渡來台，開始時當然會有族群與族群之間的分類械鬥與矛盾，不過這種矛盾後來經過時間的淡化，現在福佬人與客家人或是其他族群之間逐漸融合和諧相處。

清末台灣又有第二次西方的衝擊，更加強了台灣的內部融合，比方說清法戰爭(1884-1885年)的時候，台灣民間的民勇或團練來保衛自己的家鄉。台灣意識到了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內部更加凝聚，只剩下台灣人、日本人或者是本島人、內地人的區別，加強了台灣的主體意識的抬頭。不過到了戰後國民黨政府時期，為了統治的需要又再度撕裂台灣住民間的一體性，破壞族群融合，福佬人與客家人在國民黨分而統治的手段下，又造成了族群的歧異，並且誤導了台灣人的認同意識。

我們要建立台灣的認同，從空間的認識，原先的歷史研究都是從陸地來看待歷史，現在逐漸的從海洋的觀點來看待歷史的發展，這是從布勞岱爾(Braudel)的地中海研究開始的，以海洋來看歷史，從這樣的世界歷史潮流的演變，從海洋來看陸地的經營，過去的台灣是我們自己的台灣，而現在的台灣因為角度的不同，而變成海洋世界台灣的認同，慢慢地形成出來。這個大陸不是單指中國大陸，這個大陸是指歐亞大陸。這個大陸的陸塊四周有著海洋、半島、與無數的海島，這歐亞大陸的西太平洋是最能夠凸顯所謂的海洋世界。

我們可以從阿留申群島、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一直往南到東南亞，形成一個南北向的島鏈。島鏈延伸到東南亞時又以爪哇島為中心，向東西方向延伸，形成一個東西向的島鏈。由前述的南北向島鏈再加上東南亞的東西向島鏈形成了環西太平洋的島嶼世界，而台灣剛好位在南北島鏈與東西島鏈的中間十字路口重要樞紐位置。所以台灣是地理上、空間上、海洋世界上的十字路口，更因為是在此十字路口，在戰略上具備高度重要性，所以在荷蘭人的佔領台灣，鴉片戰爭後西方勢力的第二次入侵等等都是看重台灣的重要戰略地位，使得台灣站在世界重要的舞台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亦是如此，在冷戰時期，分為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對抗，台灣依舊保持著特殊的戰略地位直到今日，所以台灣在這種特殊空間造就了台灣的命運，為什麼大陸在一直處心積慮地拿下台灣，就是想要突破陸權國家，想要成爲一個海陸兼具的大國夢想，所以台灣可以從我們特殊的空間來

走向海洋世界的台灣，因此我們對於台灣的未來走向應該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想做一個結論就是，我們應該要以台灣爲一個主體，以海洋世界的台灣爲一個主體，來開創建立一個正常化國家。